

《带灯》：戏剧艺术与时代精神的完美融合

根据著名作家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由陕西省商洛市剧团演出的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继在第七届西北五省区秦腔艺术节、第七届陕西省艺术节等多个艺术赛事上屡获大奖之后,又于不久前参加了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演出,再次得到了中央、陕西省有关领导、戏剧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现已确定为第十一届中国人民共和国艺术节的重点演出剧目。

商洛花鼓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戏曲,以其悠久的文化传统、独特的花鼓音乐、质朴清新的地域特色成就了其在戏剧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而大型花鼓现代戏《带灯》作为陕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时代精神、描绘新时期大学生村官风貌的优秀艺术作品,真实展现了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剧中女主人公带灯在陕南一个镇上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维稳工作,在矛盾中履行着乡镇干部的职责,以自己微薄之力改变着基层错综复杂的局面。艺术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发人深省,将戏剧艺术和时代精神完美融合,是一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厚度、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精品,也是农村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风生水起萤虫路

薛若琳

一位大学毕业生经过两年的复习和准备,考上公务员,被分配到陕南一个小镇工作。她抱着“追梦奋进”的志向,勤勤恳恳,但没几年却由爽朗活泼变为“沉闷少语”,最后竟患上“夜游症”。近日看陕西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发人深省。

这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叫小萤,隐含萤虫发光之意,后来觉得名字不够大气,遂改为“带灯”,仍保留发光的质地。她所在的镇,贾书记官僚习气十足,且与黑社会有瓜葛;镇长不讲原则,是个老好人;副镇长、主任及诸干事办公时间打牌,能不管的事就不管,而且遇事相互推诿。这块地方實在是“水土不正地气薄”,带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她充满着忧患意识,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他的原著小说《带灯》的“后记”中写道:“不能女婿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

带灯工作积极,被安排为镇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综合就是全面,所以综治办几乎什么事都管。她的助手竹子说她是“折磨自己,毁掉自己”。然而,“远方飞来小小的萤火虫,装点了田野照亮了天空”。

作为公务员,是把仕途升迁放在眼

里,还是把百姓冷暖放在眼里,这是检验一个公职人员的思想高度和道德广度的基本标准。带灯说:“若不能为你们排忧解难,我还算什么公务员!”为此,该改的她要改,该动的她要动。但镇长说:“现在社会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带灯质问镇长,镇政府“为了谁?依靠谁?你是谁?!”贾书记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政绩,把毒害13家的那个工厂搬到镇,带灯为了保护青山绿水,写材料向市里反映情况,她感慨万分地说:“贾书记呀,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为了群众利益,她敢于得罪直接的顶头上司。终于,这座工厂在市里的干预下撤销了立项。

以元黑虎为首的恶霸和以薛焕布为首的土豪为争夺河滩建沙场发生械斗,带灯和竹子及时赶到,制止双方,不意头都被误伤流血,但她心不伤,因为她的到来,减少了伤亡。但上司对她的这些积极负责的行为,先是扣发工资、生活补贴,后来因恶势力殴斗被定为:虽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但“使事态进一步恶化了乃至完全失控”,并且额外又添加了一条罪状:“使工厂的建成受到一定影响,阻碍镇镇的经济发

展”。竹子降一级处分,带灯降两级处分,并撤销综治办主任职务。带灯虽一肚子委屈,但她能正确对待:“我虽被免不袖手,该做的事情记心头。”

带灯在困顿、坎坷中拼搏,甚至屡战屡败,她是冒傻气吗?带灯自己说:“我不是傻瓜子”,而是具有强烈的非观,在她的身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向。带灯的行事风格既粗犷又细致,既善良又带有一丝山乡式的“野性”。她嫉恶如仇又亲民爱民,是一位有理想、有棱角的乡镇干部。终于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带灯被提拔为镇镇的代镇长。

《带灯》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戏剧,其直面社会现实,毫不躲闪。但也有一缕乡谣式的浪漫色彩,例如带灯有一只坝,是爷爷传下来的宝物,她在剧中5次吹坝都吹在了带灯的情绪节点上,透露出或浓或淡的郁闷、困惑和痛楚。带灯有一瓶酒,不是美酒是苦酒,她饮出了苦辣酸咸,品出了人生况味。贾平凹散文式的同名小说36万字,剧本改编为3万字,基本上保留了原著的精华,实属不易。导演如行云流水,准确地把握住了戏剧节奏。饰演带灯的李君梅,塑造了一位敢冲敢闯、敢于担当的新一代青年乡镇干部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他演员的表演也很到位。音乐、舞美、灯光、服饰等,都为舞台呈现展现了戏剧张力。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会原会长,著名戏剧评论家)

河边吹坝。“杜鹃落樱花谢红残泪尽,倒草甸手抚坝唏嘘寒心。只说是来镇镇寻梦奋进,这现实碰得我焦头烂额断断情伤,我成了被人讥笑被人嘲讽可悲的人。”那大段唱腔随着商洛花鼓委婉优美的曲调激动着观众的情,那低沉、幽怨的倾诉就像一支支利刃直刺观众的心,令你无法不动容。舞美设计恰到好处地烘托着主题,突出着人物。那一弯清澈的河水里盛开着一朵朵美丽的荷花,不仅喻示着主人公“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心灵与人格品质,也增添了该剧演出的诗情画意的情境。

演员的表演真挚、感人。李君梅扮演的带灯,以朴实的表演演出了人物的真性情。带灯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她有爱美之心,也爱人间的美好,并渴望尽全力铲除现实中的“肮脏”。带灯不是英雄模范,不是明星大腕,但她却实实在在是普通百姓嘴上念叨着、心里牵挂着的“贴心人”。至此,一个性格独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就“立”在了舞台上,也留在了观众心里。此外,周婉怡扮演的竹子、张平扮演的林大夫,镇政府大院里混饭吃的几个干部,也都演得活灵活现。当然,如果把剧中情节再紧凑、集中一些,其演出效果会更好。

(作者供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著名戏剧评论家)

术,采用几块板子,随着剧情,开合合,移动自如,简洁明快。花鼓音乐,主题突出,柔美抒情,将主人公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情感表达得楚楚动人,荡人心魄。于人物心情忧伤之处,坝音缭绕,不时营造出一情凄清氛围,强化了作品的精神意蕴。主人公带灯的扮演者李君梅,其演唱声情俱佳,特别是“打鬼”一段表演,戏曲程式与现代舞蹈有机融合,将带灯那种愤懑情绪,表达得彻骨透心。

该剧具有悲剧意味,带灯就像一支蜡烛,燃烧着自己,带来了光明,然而得到的却是悲情的泪水、精神的创伤。她的人生际遇,带给观众强烈的情感冲击。作品的审美价值正在这里,作品的思想性也体现在这里,作品的艺术效果更是表现在这里。大约由于国人一般喜欢好人好报,主创人员于是带着一种美好的愿望,为带灯设计了一个当了镇长的圆满结局。虽对作品精神意蕴有所消解,却令人感到欣慰。

(作者为陕西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著名戏剧评论家)



萤光之火燎燃心原

虞续华

一如当年贾平凹的小说《带灯》问世带给文坛震撼,陕西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带给2015年中国戏剧节和广大观众一个大大的惊喜。惊的是《带灯》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情怀;喜的是《带灯》那点点萤光,在黑夜中巡行,照亮了希望与梦想。

徐小强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以一位纯净到近乎愚直的基层综治办女干部带灯为视角,给观众呈现出了一副农村乡镇干群的众生相:混混沌度、遇事便躲的村官;胡搅蛮缠、见缝插针的上访专业户;嚣张跋扈、目无法纪的村长;背负冤情、走投无路的死缓刑犯;上告无门、忍辱负重的众村妇……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是残酷现实的写照,或相同、或相似的故事正发生在那些最不起眼的社会角落。而剧中的主人公带灯,正如她的原名小萤一样,在黑暗中发出那点点萤光。可悲可叹,一只萤火虫任凭它如何燃尽生命之烛,也无法照亮身边的黑暗,只能在用尽心力之后,化作腐草与夜同暗。作为观众,面对这样的故事,内心不免有些沉重压抑,但现实恰恰便是如此。

陕西省商洛市剧团将《带灯》搬上舞台,不仅是一次创举,简直就是一次

精神突围。《带灯》这部戏本身的悲情色彩比较浓重,虽然故事里包含不少打趣的反讽,但其故事本身对生活苦难的描写是无法抹去的。用喜剧色彩浓郁的商洛花鼓演绎《带灯》,更平添了一份不可名状的忧伤:每个角色都在自己所生活的无奈之中摸爬滚打,有些安于现状,有些试图突围,可终究难逃自身的悲剧。让观众的情感在观剧中与貌似喜剧的悲情产生对撞,一边欣赏剧中人物的幽默表演,一边为他们悲情的命运而唏嘘。同时,更为主人公——带灯的坚韧与不妥协和扼腕叫好。

剧中主角带灯表演者李君梅的表演可圈可点。了解君梅的朋友都说,生活中的君梅就是带灯,带灯一如君梅。演员与角色在精神气质上的契合使得舞台上的带灯独具自内而外、形声兼备的个性特征。带灯是一个非常纯粹且高尚的人,作为镇镇综治办主任,负责处理山村里频发的矛盾纠葛和棘手的上访事件,在矛盾和挣扎中践行着乡镇干部的职责。她处处维护群众权益,又担心政府形象受到损伤。现实生活的无奈与杂乱沉重让她透不过气来,工作的压力令她身心疲惫。这样清高的人物其实不易和台下观众产生心理上的共鸣。但李君梅在

诠释带灯这个人物的时候十分巧妙,她不在表演中刻意强化带灯高大形象,而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中,让观众看到了带灯这个普通的综治办干部人性的一面:每当夜深人静时,坝声响起,她把内心的不安、纠结、惆怅倾注在坝声之中。让观众体会到这位基层工作者的坚忍与执着,把一个美丽、善良、清高的文艺女青年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令人印象深刻。

《带灯》是一部成功的改编作品。整个戏节奏明快,剧情紧凑,看似琐碎的事件一件接一件,恰恰体现出了基层干部工作的繁忙与冗杂。不过,全剧的结尾值得再三推敲。前六场始终在压抑与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着,第七场的云开雾散过于强烈。带灯作为基层干部贴近群众,为百姓付出自己的心血,最后一场被百姓们所救赎的戏份却一笔带过,多少有些突兀的感觉。如果能在之前的场次里多一些王后生与带灯交流后的心理变化,然后把第七场戏做成一个带灯被逼入绝境后的逆袭,可能会提高全剧的情节起伏,让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带灯》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现代花鼓剧,它带给观众的不仅是心灵上的震撼,也是精神上的反思。在那田林间飞舞的萤火之光,将会久久地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燎燃起熊熊烈火,驱逐黑暗,走向光明。

(作者为《中国戏剧》主编,著名戏剧评论家)

以萤虫之光烛照人们心灵

刘 平

在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上,陕西省商洛市剧团演出的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剧中描述当下社会的现实生活、敢讲真话,引起观众的深度思考,是一部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力作。

该剧改编自贾平凹的同名小说,却有着比原小说更集中的情节,更激烈的矛盾冲突,更浓烈的情感,更鲜明的人物。它通过艺术的概括把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提升到审美的层次,用典型的事件和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去突出主题,引发观众的情思,启发人们思考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如何把握自己,如何选择自己的生道路路,如何为我们的家园建设和民族发展担当起一份社会责任。

该剧的成功在于塑造了带灯这样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带灯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来到镇镇担任综治办主任。面对各村各户中存在的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农村中多年积压下来的难缠事、烂摊子,她没有逃避,也没有像镇镇政府大院中那些拿着工资不干事,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遇事绕道走或挖空心思推三阻四的

干部那样,而是在“乱杂窝”似的镇政府大院里特立独行,不怕被嘲笑,不怕遭受打击,以真心关心群众的疾苦,以真情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以真诚的精神大胆介入矛盾,为维护党的形象和政府的信誉宁愿自己吃亏受累,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有人问她什么是幸福,她说:“只要为村民多办事,平平常常、顺顺利利依然幸福也快乐。”普普通通的话语,凸显了带灯的人格品质与人生追求。因此,尽管她官小位卑,却为群众办了一件件实事,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了政府的关心与温暖,唤醒了社会上那些麻木的心,点燃了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心灵火光。

该剧的演出是成功的,这是编导演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以情动人是一部戏的突出特色。剧中最感人的一场戏是第六场,带灯为阻止流氓斗殴被误伤,然而她没有得到应有的安慰与奖赏,等来的却是更大的伤害——比皮肉疼痛更痛苦的心灵伤害。丈夫离家而去,又被组织处分,说她参与群众打架……满腹的委屈不知对谁诉说,伤心的泪水不知流向何方。她喝酒、排解苦闷。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一人来到小

蜡炬燃烧 悲泪自流

胡安忍

《带灯》满怀激情地展示了带灯曲折坎坷的精神历练过程,塑造了带灯可亲可爱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看似平常、实则必引起高度重视的精神雾霾。

带灯的形象十分接地气。她视普通老百姓如同亲人,亲切地称他们为自己的“老伙计”,身处远处为他们寻出路,带领他们走出生活困境;而对恶人坏人,她嫉恶如仇,毫不容情。尤其是在恶霸元黑虎与人刀棒相见、关乎人命的生死关头,别人都躲得远远的,她作为综治办主任,挺身而出,制止了一场惨案,自己却倒在血泊之中。

带灯这一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带给人更多的是一种深沉思考。她尽职尽责,一次次干了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棘手事情,然而补贴却一次次地被打掉,以至于最后竟被撤销了综治办主任职务,受到降两级处分。这就不能不使

人将目光投向她那恶劣的工作环境,投向她所在的那个冷冷清清的镇政府院子,投向那院子里上上下下的各色人等。镇长付小鹏,是她的老同学,对上唯命是从,处事毫无原则,只图安然无事。马副镇长遇到任何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呼唤办公室主任,自己抽身而走。办公室主任白仁宝,已经磨练得十分圆滑,走路好像总是捂着腰,一副不堪其累的样子。至于那些小干事们,不是赖床睡觉,就是玩牌打麻将,其精神状态,就可想而知了。带灯,多么清纯的姑娘,在这种如“陈年蛛网,哪儿都是灰尘”的特定环境里,时时事事碰壁,处处显得孤立,抽烟排解郁闷,被折磨得如颠似痴,就毫不奇怪了。带灯的工作经历及其人生际遇,使人深切感到,基层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改革,中国之梦,才有希望。

该剧艺术呈现颇具特色。舞台美

火焰向上 泪流向下

罗 松

“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贾平凹小说《带灯》一书扉页题词。

“你是天上颗颗星,你是佛前盏盏灯。带着光明飞行,燃烧着短暂一生。是否还有人记得你,萤火虫呀,萤火虫。”——徐小强改编自小说《带灯》的同名商洛花鼓剧中的唱词。

这是一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气歌,这是一记敲响乡镇基层干部作风的警钟,这也是一曲充满悲悯情怀的乐曲。

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在今年11月于苏州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上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人们无不为该剧对农村基层阴暗面赤裸裸的揭示,为乡镇女干部带灯对歪风邪气直指胸膛的驳斥而感到震撼,同时更为她似佛前红烛燃烧自己却代人受过、遭人误解乃至身心重创而心酸落泪。

“官小事多、权小责大”的乡镇干部常常是容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至于他们所承受的身心压力,也不被人更多关注。《带灯》的主创人员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创排了以农村“维稳”为题材的现代戏。该剧所反映的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机

构,但其承担的任务却是非常重要的,基层强则根基稳。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带灯作为秦岭山区镇镇的一名乡镇干部,她如同针眼一般,要将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事件一条条穿好。她每天所接触的是农村不同阶层的群体样态:有老弱病残、孤儿寡母的贫困群体,有蛮横霸道、欺压百姓的土豪,有精于政策的代理上访者等。带灯既要为百姓的利益着想,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同时还要承受官僚作风的上级领导的处罚或降职。

《带灯》与其他以农村基层干部为题材的剧目不同,它从最基层的政治生活切入,以佛教思想作为审美观照,从容游走于具象与意象之间,细腻深刻地展现人物在物质世界作用下的精神世界。

“带灯”的名字意蕴深邃,象征黑暗中发光的萤火虫,剧中多次出现富有诗情画意的萤火虫景象,在“远方飞来小小的萤火虫,装点了田野照亮了夜空,啊萤火虫——”幕后深情幽婉的歌声中,带灯艺术形象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逐渐凸显出来。

作者将人物放在错综复杂的各种事件矛盾体中,让形象在冲突中锻造生出棱角,并赋予形象灵魂和血肉。带灯如

《带灯》的典型性

甄 业

当代剧坛常有“高原”之戏,鲜见“高峰”之作,欣喜看到陕西省商洛市剧团参演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的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它积蓄了攀登艺术高峰的力量,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上乘之作。

改编于著名作家贾平凹同名小说的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一经公演就引起热议好评。大家认为这是一出难得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力作,特别是剧中把小说所涉及农村基层干部作风问题暴露无遗,这是极具建设性的“破”中“立”,是“知时节”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生动形象教材。

现在不少剧目是在“说事”,而非“说人”,但《带灯》中的带灯则让人难

空雄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的“萤火虫”助力,其冲击波足以让人们心灵震撼!

《带灯》营造了一个本应作为而“不作为”的典型环境,塑造了一位有作为,但被有私心的人视为“乱作为”的典型人物形象。《带灯》编导徐小强文化自觉性和现代意识较强,促使舞台呈献内涵丰富、现代唯美,取得了成功。饰演带灯的李君梅自觉地从以往古代戏曲的行当模式中“挣脱”出来,创造性地表现出一位有理想、有担当的基层女干部形象,尤其是她手中之“道具”坝,赋予一位当代知识女性才情美;她在“幽灵”一场高度歌舞化、性格化的知性表演,将全剧营造的人文精神境界很好地展示给观众,无疑是现代戏曲范儿的典型。

(作者为陕西省艺术馆《社会文化》编辑)